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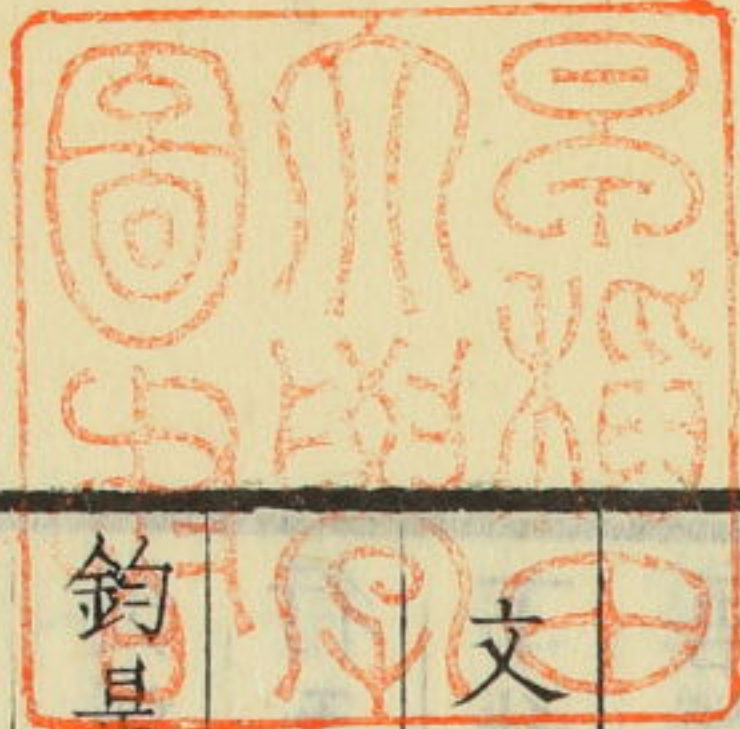


春水遺稿詩

五

~ 16
196
4





明和10
蹄196
卷#4

春水遺稿卷十

藝藩 賴惟完千秋

男 襄 輯校



文二 論說各二首 祭文二首 墓誌五首 傳一首
行狀一首 揭示一首 擬檄一首

學統論

鈞是學也各學其學而張皇之非古也曰道曰德所稱者同所指則異此後世之所以學有數家也吾安藝國學本為程朱之學去歲乙巳抄冬有司傳命學益遵奉程朱不得雜用異學云或曰聖學之大也局之於一學不能出其外國學果如此哉比之武事弓

春水遺稿卷十
馬劍槍各有其家並行而不相害也學有數家數家
並行何爲不可曰武事固數家矣及其整旅行師也
爲之將帥一人而已矣則可鼓而鼓可金而金惟其
所進退苟有數將帥我鼓彼可金彼金我可鼓金鼓
失所彼我相乖豈能成其師乎哉學有數家數家並
行吾未知其可也彼以我所以爲末爲本思以易天
下我以彼所以爲本爲末思以易天下則多門之政
吾誰適從夫師之必一將帥則人誰謂不然至學之
必主一家則以爲難曉不亦異乎若比之武事有數
家則理民理兵水利算數詞章訓詁其或可比是小

數也何足與言其統也哉學有數家獨取程朱斷然
斥其他何歟本天道主人倫本末兼備傳之無弊唯
程朱之學爲爾是即古聖賢之學也名以程朱抑末
也若異學所倡非言本而遺末則言末而遺本或陷
卑近或鶩高遠皆害於其政此所以爲異學不可不斥
也吾言公有見於斯乃有今命教者體之以施其教
學者受之以成其學庶幾有以報盛意矣凡官屬宣
教者幾人也提督作興可不省乎可不念乎能由其
正不爲異學之所訐則濟濟之士蚩蚩之民趨向不
差皆醇正之歸而不自知也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

於是乎可見焉是吾學之所能而異學之所不能也
儻謂吾斯之未能信請徵諸已往儻謂吾斯之未能
信請徵諸將來

北條泰時論

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大凡以身負
國家大任者宜必兩全而不偏焉蓋此兩行者實相
爲用而不得相害也雖然負國家大任能使之相爲
用而兩全焉者古今有幾人耶平內府重盛蓋庶幾
焉而早殞其命雖有可觀幾希矣獨若北條泰時其
人也乎其父義時之將抗王師也泰時引義以諫可

不謂尊王之厚愛親之周哉獨怪田馬請命而往何
歟其嘗諫之也何故豈非以其抗王哉諫不聽而及
于戈非敵王而誰敵義時得帝誓詔戮帝左右餘忿
未散分處三帝帝子於邊陲遂專廢立之權逆亦已
甚矣當是時泰時就之請疇昔之言則雖逆戾如彼
惡知其不爲戎衣尚緇之平相國哉怡色柔聲繼以
號泣而不聽則三帝汎海之後建回鸞之議亦可爲
也不能爲之於生則爲之於死義時既逝勢猶有不
可者乎其心苟有在焉則二十年間豈有不得其幾
耶一帝既崩二帝猶在使三帝帝子沉沒海天遼絕

之方豈人臣而可忍乎當其父專廢立不能使之踐
前言猶可恕也及其既逝遂不肯救其非則罪有不
可勝言者是父而有是子使是父終於逆是子豈得
曰幹蠱哉不臣不子責在一入其惡至子孫而極矣
若夫貞時立二宗迭立之議高時踐逆戾之轍可以
見也彼雖皆犬彘寧不識義時之罪耶其心必曰家
泰時之仁人君子且猶爲之則履霜之漸啓之者誰
也世之於義時貞時高時則欲食其肉寢其皮矣於
泰時則北面誓首執鞭之願夫當其將出師而進諫
又回馬請命及其戮王臣頗有所論救臨分采地已

寡取之就一僧受教請益是皆仁人君子之事世欲
爲之執鞭不亦宜乎雖然此數者是小德耳君父之
際大有可議乃小德之美君子措而不問也修其小
者遺其大者雖多亦奚以爲蓋其巧譎智詐籠罩內
外回互纏絡無計不備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當時朝
野莫有一人執三帝帝子歸宮之議者一人之手能
掩天下後世之耳目不亦巧之甚乎今雖愚人謂之
曰爾爲義時之徒必艱然怒曰爲泰時之徒必欣然
喜猶不與平相國而與平內府耳然吾欲爲內府之
徒不欲與泰時也嗚乎世之願執鞭焉不燭忠孝之

理耳使泰時而可與則天下之苟遂其非而忍其君皆仁人君子也皆忠孝之士也噫

學統說送赤崎彥禮

君子之學知統爲先學焉無統不如不學也統也者聖賢之所傳亘古今貫天地禮法以立倫常以明是也統一而已矣非各統其所統之謂也世之論學各張皇意見不知所歸其說不卑近則懸空何所取於學其務談經濟者其弊爲功利之陋非君子之學也其專論心性者其弊爲道釋之妄非君子之學也出于此必入于彼紛紛焉天下莫知適從是由其統之

不明以至於此耳然則論學於今日舍統其曷以耶揚之疑於義墨之疑於仁其歸至比之禽獸其名則同矣而其實爲楹莛矣其爲害於天下國家不可勝道也況其下焉者乎學一無統百弊隨作曾不如無學無儒之國自有制度畫一相繼之爲勝也學焉無統不如不學爲是故也夫與聖人聲息相及者莫如孟子孟子有言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漢儒多孔門傳授之說最稱董生董生有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二子之時既有可距可絕而距之絕之如此其嚴蓋欲明其統以一

天下也二子之言巋然並存其接統於往聖固不待言若程朱者聲息不相及無有相傳授而其旨實圭珣相合即其統之所在昭如白日君相奉之端其化源學士稟之宜其德意政術一於上風俗豈二三於下哉學統明白而後治教可得而言也不學則已學要知統君子之學知統爲先爲是故也薩國赤崎彥禮與余交結以學同其趨也其所職掌則以其國學都講侍世子之講讀云世子之學在善明其統世子乃學統絕續之所係社稷之安危生民之利病從焉薩大國也自其傳保而左右侍御濟濟踰踰幾百人

也而成其德之美責在一彥禮彥禮其不可不慎重思也歲乙巳春孟賜告暫省其鄉告別於余因書此爲贈彥禮行矣西肥有吾友古賀淳風者以是說示之以質其當否天明五年乙巳春正月

三好溫字直夫說

距今七年辛丑之夏余省親于藝妻子一舫早發浪華阻風津口二三日有人棹舟呼余於蘆荻間揭篷引而見之豫人三好溫直夫者也貫魚數頭而至吾舫有酒取以注之直夫亦喜其物色而能得焉欣然舉白既而拜曰小子疇昔之夜夢謁先生問小子名

字之義先生曰梅柳是己小子心異之夢亦忽魁敢請余迨然拍手曰然此豈不足爲子之名之字之義乎子未之曉則猶之夢也已直夫默然余觴而諭之曰梅柳之爲物雪骨冰魂侵寒呈春直也眉葉絲條隨風裊烟温也直而温吾見其成德之全也若乃偏乎一美則美矣未足以爲德也雖然直也温也非相濟以成也若然則梅柳亦相待而成者乎夫梅能成其梅而不知有柳柳能成其柳而不知有梅梅乎梅柳乎柳粲粲青青以各春其春而已其直若梅其温若柳存之於已而時出之豈不有德之吉士哉直而

温九德之一也釋之者謂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也余之夢告於子豈無所據直夫欣然洗盞更酌余傾樽注之位之以辭曰梅柳成春陽和如酥剛柔有常維德不孤其人是誰温字直夫直夫擊節歌之歡甚時已薄暮辭而去鼓棹又歌其聲益遠不絕如縷烟水茫茫不知所往其冬余就召本藩後二年直夫遠來探問留之宿以叙舊歡翌年我祇役東都不歸者三數年直夫又來聞余之在東也裁書托家人書辭纒纒且請次第爾時之言嗚呼自余之就羈絆有官有職出必有徒從視之往時實如隔世

亦是一夢覺之間也哉直夫其謂之何天明丁未十一月書于霞關邸舍

祭西山士雅文

維寬政十年歲次戊午十一月日藝藩教授賴惟完聞亡友吉備隱士西山君士雅大葬有期謹遣价奠具於柩前東望拜哭起而言曰嗚乎我交道非不廣以道義相許幾許人兄祛我蔽兄剖我慳切悃之訓我知交道之真我釋褐本藩叨職儒臣顯晦始殊情況不均兄不以我藐藐誨我勗我諄諄兄學日就而德月將義至高而徒寔繁言之所發吾道之存行之

所制吾道之尊衛道之警相為聲援廿年猶一日千里實比肩其將如之何一疾之不痊皇天無親奪兄之過兄之存沒道之泰否係焉嗚乎開雜學之蔀結狡兒之舌一言不假凜然古名士之風而今而後將誰使繼其烈一介不苟卓爾古高士之槩而今而後已矣已矣惟脩洛閩之舊學以終犬馬之餘齡雖無望于一世庶不負于幽冥我欲往哭職務是縈走价緘詞以告兄靈靈乎不亡鑒此哀誠尚享

祭清水督學文

於乎吾子其逝耶子之存沒學之隆替繫焉苟在學
職者得不爲之潛然落涕哉子之出也官在學制看
詳其舊立革其弊學令儒職俱爲一體看舊革弊猶
爲末技吾聞雅言識其本志學與人事岐而爲二誰
能一之仰天自矢教育子弟成其德器風動士民振
其綱紀子之在官日夕樂易權人恐嚇褒如充耳僚
屬一善如有于已子弟駸駸吏人自致非惟志大細
務不遺其計如迂莫不有利薦人不誤黜人不懟睚
勉陳力在奉德意嗚乎吾子其逝耶五十之歲尚在
散位居官五年一疾不起屈者何久伸者其幾子之

治家有恩有義雍和之風觀者稱美用之類官改觀
如彼用之一藩其亦何似吾哀其志之無遂吾恐其
業之無繼子有遺制人守弗墜子有遺澤人慕弗置
精爽有知庶其有慰上墓一哭非私于子我告吾誠
情思無已於乎哀哉

品川衛守墓誌

品川君諱忠喬字遷甫通稱衛守世世安藝藩士生
于江戶邸父定通母淺見氏兄弟四人皆顯用人稱
爲一門桃李今公之爲世子君爲奧小姓僅數年
新賜采地蓋異數也其於輔導與有力焉君爲人端

慤直言不避能守其所守為其所為皆行其志也余初與君定交於東邸七八年而再來君歷步行頭為奧老吾見其早衰齒存者亡幾君少余十年許升進如此而其衰亦如彼豈有不自得者耶抑守志之確不能與時俯仰也今茲罹病數月遂不起實享和二年壬戌十二月四日享年四十六葬于赤坂報土寺內配上田氏五子二男天三女養同僚玉木氏之子彥一配長女為嗣弟柴田敬為留守居以七月下世亦偉男子也一歲喪斯二人不唯一家哭也君病間托余以成子姪之學以庶幾奉答君恩而莫有一

言及其私柴田氏之孤曰典與彥一年亦相若若兄若弟各繼其父志力學厲行益大其門則當日之榮豈不可復覩耶二弟正休忠順及朋舊以余交密而求文誌其墓因銘銘曰
子之端直享壽不長天錫爾福其後也昌
執政山田圖書君墓誌銘
本藩執政山田君諱俊為稱圖書幼為近臣累遷為今公傳又陞執政為公所倚賴焉其建議贊謀不必舉之嘗謂惟完曰吾與子屢侍于誦讀于講說深知程朱之為正學亦君恩也孰不讀書孰不力行

顧學之正不正如何而已去年在江戶病發公甚
憂之令護送歸家至今茲八月十六日不起實文化
七年也享年六十四葬城南常林精舍先塋之次君
爲人恭儉正直好學講武嘗脩家祭其儀秩然人憚
其矜莊而及其言談時聞諧謔和氣可掬君家祖諱
光俊自甲州而紀州而藝州從吾公移封六世積
德始發於君考諱俊正得至執政君亦同職食祿一
千三百石妣小島氏以母範配小鷹狩氏子男皆
夭有四女二女適高野生田二氏養關氏之子俊遠
配第三女生一女而逝因養足立氏之子配其一女

曰俊直爲嗣弟俊好出嗣木村氏托余墓誌以相知
之厚也銘曰非一日長不刊而於此於彼以相
講道從政君子之職脩禮治家君子之德學貴有統
誰知其識安此幽窹庶護家國

大塋島居儀右衛門墓銘

文化四年丁卯十一月廿三日島居子瑤沒享年七
十歲子瑤名利方一名守瓊子瑤其字儀右衛門其
通稱也世貫尾道尾道一曰玉浦吾藩東一都會也
舟舩輻湊人民繁阜而土俗日趨侈靡藩爲置尹又
擇土人爲衆所欽服者爲老子瑤爲老數十年人各

自脩飾各稱家法蓋其質行勤職之所致也遠近舉尾道之事必以子瑤爲稱首云子瑤夙志學從山崎畏齋而學焉常爲子姪講說經義六十九歲辭職後號魯助其子脩利襲職其妻亦貞淑善事其夫以今春三月廿三日沒人稱哀毀致此也乃合葬於南坊先塋之次同鄉友人勝島敬仲爲請余銘其墓敬仲涉書史多著述稱爲博雅而其敬子瑤至死不哀因謀不朽懇歎若此而亦尋下世間者脩利遠來催余余與二子交非一日是不可辭而於敬仲則有挂劍之義又嘉脩利有孝思也因銘銘曰

爾言爾行非有奇偉恭儉平實尚其素履崇學訪道
俛俛不止鄉老之稱年踰四紀居之無爲綱紀不弛
有斯室人克配君子後夫三月同穴相倚玉浦之俗
庶其繼美後之爲老之範之軌南坊之阡銘詩是視
入江翁墓誌銘

浪華之人往往好文墨多士君子可愧焉者而鮮有
能成其業而名其家者乃有若入江翁蓋其希覲者
矣翁名昌喜號白澤老人小字半二郎世住浪華考
曰道喜兄曰節休翁三歲而孤稍長好讀國籍一日
慨然曰丈夫處世也當成名於文武何必汲汲守市

井之業謀諸節休節休未許過弱冠節休病沒一子亦夭翁乃喟然曰使我弗免於市井者天也於是日夕拮据二十餘年乃授產於義子昌久卜地高津而老焉扁曰幽遠窟曰吾其始免乎讀書之業可續也但年過半百殘生無幾雖然孜孜仵夜以繼日十年猶二十年尚可以成其志也於是乎研精十許年昌久又病沒乃不得不復還其故宅修其舊業更養二義子壽喜亮喜授之產七年而獲歸其幽遠窟曰吾年一週甲顧其既往寸進尺退不可追咎乃復奮勵勉學時己以精確國籍著稱都下寬政乙卯之春

奉妙法親王令旨補著萬葉類葉抄稱旨特嘉獎之賜序事詳其文余曩在浪華一再見翁翁溫雅而剛決言貌非常蓋偉丈夫也時江田世恭以博洽聞而耿介罕所稱許獨誦翁曰入江子志於吾學學己有成而勤敏如此不可及也世恭先翁而死數年恨不使之觀其晚歲之著吁乎翁欲進數蹶遂成其業所謂困之進人吾於翁乎觀之翁實偉丈夫也哉所著有竹取物語補注三卷和田津海十二卷青陽唱話一卷久保取蛇尾十餘卷異名分類抄四卷榮花採葉二卷葦手考一卷仁德天皇傳一卷萬葉類葉抄

十六卷本朝地名考數卷翁配橋本氏有子母子俱
沒又娶萬氏無子翁以寬政十二年庚申秋八月十
二日沒享年七十有九葬于浪華城南梅松院養子
壽昌小山氏之子也同其族余與小山氏有舊因寄
狀請墓銘義不可辭為銘銘曰

嗚呼津人稱多文業緒有成孰如君賦性之厚亦能
勤吾欲鑄詞警津人其書數種有遺芬尚徵之梅松
之墳

處士飯岡澹寧先生墓銘

先生姓源諱孝欽字德安別號澹寧以飯岡義齋行

其先出自佐佐木義實義實之別子曰飯岡義政先
生七世之祖也曾祖閑德住于大坂以醫為生稱篠
田氏祖忠益考忠嘉妣南氏先生獨業儒授徒初十
餘歲亡怙恃自撫育幼弟艱苦之狀有不可言者廿
歲從鈴木貞齋游貞齋愛其謹篤提誨尤厚貞齋既
逝好石田氏之心學立水坐雪苦修極力偶遭篤疾
雖苦惱之至亦不少懈遂能詣其所謂大悟徹底者
當時其社推為宿德皆執弟子禮偶取魯論鄉黨篇
而讀之幡然曰吾道在斯焉求諸遠之為石田禪習
其心如朗瑩而有渣滓工夫如縝密而有滲漏皆不

春之遺稿卷十
足道也如鄉黨一篇俯仰惟道猶造物化工之於物
不知其所以然必如是而後無渣滓無滲漏全體大
用昭然可觀也今欲求之非由程朱而何以哉因遂
棄舊學純如也乃尋先緒堅苦自勤於是謝遣弟子
曰吾已改轍而尚引舊徒則非義也生理頓零蕭然
自守更歷年所生徒復進都下鬱有醇儒之望其御
家也嚴正其授徒必有課程以故諸卑幼皆有儀容
平居極貧而救卹困弱常如不及其斷事明決毫無
滯吝意亦足以驗其涵養矣其於世不欲立異又不
徇流俗其言曰性命之理求之萬物之著天下之事

本之一心之微若夫無用之體無以立無體之用無
以行體用相涵而後謂之儒者之學矣夷愉肅穆優
游卒歲其鄰近男女無少長莫不愛敬化服之寬政
元年己酉十一月八日病卒享年七十又三初配淺
川氏有三子夭後配來島氏生三女長夭次爲惟寬
妻次爲江戶昌平教官尾藤孝肇妻以弟孝鍾爲嗣
業醫與門人故舊議卜日葬于大坂城東小橋龍淵
寺先塋之次津和野藩教授山口正楸其門人也爲
狀屬惟完以銘惟完無似固不足銘先生雖然先生
在世以學同其歸爲有所托義不可辭也因銘

學辨其異毫釐必皦理究其精纖悉畢照戰兢乎一
息之頃豁達乎萬物之表精明純一遇事洞然孰知
先生之德之全寬政三年辛亥春二月八日婿安藝
賴惟完撰

天野屋利兵衛傳

天野屋利兵衛名直之大坂人爲鄉長世往還於赤
穗城主淺野君之門特見眷顧元祿之變諸士會議
直之即走赴赤城聞其處分欲爲效萬一及大石良
雄與諸義士相結復讐之議定殊秘而不出內外莫
有知之者獨直之以其忠誠得與聞焉良雄又竊與

直之議凡所用兵仗器械一切屬託製造之既而義
徒各自潛匿三都間直之在大坂密成其諾即妻子
僕從亦不令知之躬自奔走工肆隨成輸之江戶治
工神力者詣官曰有請造一長兵者諾而未爲之但
其制甚竒異是以敢告求其人則直之也乃逮而至
按驗之直之曰是市井備偷兒之具耳豈有他乎詰
其制之非常則曰一武人巧思之所創聊效之也時
都下鍛工匠人傳聞之其嘗爲直之作兵器者皆告
於官於是遂下諸理拷掠甚急而不服乃收錄妻子
拷問極辛毒皆曰實不知實不知直之曰此事家人

一無所知敢請其所受萃於直之身官聽之乃復鞠訊水火備至身無完膚幾絕者數頃之直之諍曰此事有所由自始謀之自分死豈謂有生路乎但至明春當自首不然身且齏粉不敢白也其容貌安諦辭氣慤實不似有慝者官以故許之而不問既踰年世間盛傳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赤穗諸士襲吉良氏之第以復先君之讎獄卒徒隸亦相傳稱直之詳其事乃請自首引至于庭則曰直之歷世辱赤穗城主之顧義侔臣子當諸子圖大事屬直之制造兵器向之所爲即其所用也今聞既復讎直之事畢矣當傳刑

之秋也嘗恐事之洩又憫刑之及故始不使妻孥有知也仰願宥彼等刑使直之一人就鼎鑊也則雖死猶生之年言畢淚如雨流官聞之感其義減死放之家資悉賜其子襲爲鄉長其子稱利右衛門直之入京寓郭北瑞光院以院與淺野家有舊也改名姓曰松永土齋以壽終野史氏曰赤穗諸士之結義初得一百人後稍稍攜貳僅有四十餘士但大石氏之糾合其人未嘗輕與之故雖有攜貳者而其情實不外洩而直之者一市人也屬之以大事蓋知其人也是有所由也先是直之抵赤穗時暑月公庫曝什器頗

有珍玩直之謁良雄矚目之已而亡一玉盃檢問之
直之之外無入者也衆皆意直之良雄大驚召直之
謂曰我知子弗竊也然子之外無入者衆皆意子如
之何直之恬然曰走實竊之豈有所逃請速就刑時
有司已潛告之君君袖間出之曰寡人取而把玩耳
直之何知於是羣疑始釋良雄見其甘引罪不愛死
乃托以腹心云然是一且憤激之事若乃鞭箠之間
一言乍泄則不惟大事敗壞也再爲君之辱爲天下
笑直之以死自矢以成其事功豈在四十餘士之下
耶嗚乎治平而聚凶器是反亂之人不可不究治者

也而寬妻子之鞫自首期春皆見聽是平常訟獄所
不能得而能然者誠實之德感動人心豈不偉乎

先府君亨翁行狀

賴氏貫吾藝賀茂郡竹原鄉下市村其先仕小早川
隆景云隆景沒于三原城諸臣多分散近邑曾大父
總兵衛諱正茂號道圓徙自三原或云自賴兼村村
亦在三原城西東去竹原數里道圓造海舶販運爲
業大父彌七郎諱道喜襲業舶運一日自海上歸家
己罹災賈亦失利生理頓落有山田數畝耕耨謀生
時譜牒亡逸獨得二刀一槍於燼餘傳爲舊物配矢

原氏生五男子父彌右衛門諱良皓號善祐其長也
 配水林氏生三男四女長男為先君又十郎諱惟清
 亨翁其號次忠七郎寓于尾道 逐家焉次傳五郎惟宣二女
 夫二女皆適人小幡與助 高屋甚兵衛先君年十有五遭內艱大
 父尋沒明年王母亦逝先君未弱冠管家事間關困
 阨人以為難父為人廉介勵節有長者之稱居常好
 酒而無客則不肯勺飲先君日置酒招其所喜以受
 其懽心使不知其所營辨焉先君年四十一喪父盡
 禮元文年間會鈔盛行時流言國都交鈔將罷不行
 邑民騷擾僦僧乘隙而罔利大損定直而市之小民

爭售恐後邑人某與官吏有緣審官庫納換亡恙深
 夜要先君密致其意且謂狡兒乘隙市以定直三之
 一人猶爭售子盍與定直之半以市之則一邑之鈔
 一歸于子手若其直錢我能繼之是相俱得富之秋
 也先君乃歸告父且言曰噫彼將浼我也以我為倣
 狡兒之為者乎相識十數年而不知我心如此安使
 邑人不為流言所訐哉乃與父謀過鄰邑財主某懇
 諭時言不足懼先君父子得廉名於鄉久矣故財主
 深信其言時以財主不出售之故一邑為之安靖會
 鈔物輕利重多偽造者先君見家人誤收偽鈔輒直

取而焚之爲常凡獲偽鈔者必回遞之或失所遞必
挾詐以求售視先君之所爲莫不駭嘆者先君及弟
惟宜親迎禮終使惟完求師友於大坂明和三年也
七年携惟完東遊重詣伊勢太廟觀富嶽過鎌倉古
墟入江戶上日光山浮松島象瀉經越後信濃歸過
京留滯三月從馬杉亨安游學和歌安永六年携惟
柔詣高角柿本神祠七年携惟彊拉惟完於大坂爲
芳野之行會花盛開劇賞累日歸路上京時馬杉既
故因就小澤翁留連數月是歲惟完奉書請歸鄉侍
養先君回書訛誨曰女志似可嘉如非吾志何女祖

囑我爾幸有丈夫子則宜就學薄田賤業何足道女
幼弄筆研我與女母言果得先府君之所祝也女寓
大坂桂玉自勉學亦稍成生徒日進我謂錦衣之榮
在此何必耀鄉里之爲且也往歲余望嶽東海賞花
芳野又屢上京與諸名士周旋自今以往亦將屢往
我心誠樂之非以女在坂之故耶今女意謂黽勉修
學而違定省何取於學也雖然使女歸鄉日夕左右
是養口體也豈爲善養乎惟彊善醫闔鄉是賴惟柔
亦克勤曩者我有土木之營彊也柔也皆能幹蠱加
之女叔父夫妻善事我一無所闕女母復憂也惟完

遂止惟完五六年來歸省侍膝下僅及十數日輒必
催行莫有悵然之態也天明元年歸省適一有司寄
書召特急先君曰第往不可遽巡請教曰恭敬是已
無復他辭於是惟完舉于國學教授明年告假歸省
三年二月朔壬戌卒去生寶永四年丁亥七十有七
歲不肖孤惟完卜日奉柩與先妣道工氏合葬于本
邑龍頭山照蓮寺境內先君爲人和毅愿樸平居無
惰容其勤事也盛暑祁寒日夜仡仡無倦飲食服御
尚麤朴性無嗜好獨愛栽植不必求奇葩異卉觀其
及時榮悴而已其自奉如甚畜者至調急恤窮毫無

所愛惜於鄰閭氓隸曲有恩意因以舉火者多同爨
十數人家道雍睦一鄉無比其爲邑人解紛息爭亦
不尠曉達時務處事詳審時或磊落以之平日好談
不擇貴賤但任俠之談奇怪之說則弗爲也話次偶
有悖倫理輒詰之不肯少假必辨諍昭晰而後止辭
氣真率人不厭其言也安永癸巳疫行邑人禱里祠
先君詣祠誓曰聞疫邪氣也邪人受之賴某無狀獨
結髮以來不爲妄語是人之所不及知惟神知之賴
某無狀此一事所自許天人監之正人之名吾豈敢
當賴某不得苟受邪氣從而取邪人之名也其與人

交接氣和色溫深自謙虛不斥至賤亦無嫌有勢是以交道極廣而心深擇之人不見其有節角畦畛也惟完稍長讀書請句讀於一儒人其人兼業醫奔走曠日家與寺近就之受讀甚便先君曰聖謨賢訓不可從釋氏讀也雖然病學者沿襲陋習昂然自大仇視其他乃許惟完納交於文人縉流周諮取益不復禁也先君和歌師馬杉亨安亨安則朋友遇之其隆師之至其書雖一字半行莫不寶重若書牘封皮必藏弄惟謹不敢他用及亨安沒以其遺教從小澤蘆庵敬奉親愛與亨安同先君少時好諧歌戲謔有韻

或膾炙人口晚年痛絕不作沒後檢遺墨弗留一首惟完惟彊在大坂先君時求回其過日手簡刻日太急始不識何謂後問之則謂我沒後有之於爾輩雞肋耳以故遺墨無幾吾妻紀行高角紀行芳野紀行其他京遊和歌若干卷藏于家配道工氏諱中婦道冠鄉里先先君二十二年於寶曆十二年壬午閏四月十七日卒生五男二人早亡長彌太郎惟完次松三郎惟彊次萬四郎惟柔孫男一久太郎先君嘗謂吾有三志其一吾有丈夫子願其能明志知道解褐居高以大我門非我願也其二我好遊得觀富嶽則

足足跡遍于天下我則不欲也其三我欲相攸更宅
高堂大厦以衒人目我則不欲也而富嶽之行既遂
更宅之營尋成我三丈夫子業已嚮學造詣之淺深
有不在我者願兒輩守家訓愈益勉學有慰先府君
在天之靈哉其雅言如此先君承家產於稍替遺庭
訓於將來其志其業可不謂勤矣耶顧藝東一村小
民姓名不出鄉里非托有道而文者孰從而彰之乎
雖其言之與行偶存於邑人之口後之知之益寡其
復有悉之者乎不肖孤以父祖之靈既蒙拔擢貫本
藩士籍而駑駘之質未變尚何能顯父母哉所恃交

游之間不乏其人明者能哀亡憫存而賜之銘或取
信於後世謹狀天明三年癸卯二月日孤藝藩教授
賴彌太郎惟完狀

附先府君遺事

家與寺鄰世與寺主暱寺有事諸檀越皆爭就謀事
先君不必往曰我與寺主講好欣戚與之寺則不
預也
凡常食飲與奴僕同品飯羹之齊一切不問惟其所
羞如不辨菜肉然然饗人請之則調羹之和宰割
之法諄諄教之甚悉

東遊歸後惟完請惟完遠遊有年未有所顯伏願指
教在不肖所以可顯者何為而可先君曰是何謂
顧爾欲立事功耶將欲居富貴耶皆吾所不欲也
如吾所欲則爾寒素自甘知道之可樂則足矣是
爾祖府君之所囑也

先妣亡後人謀續絃曰我有三男子無復所求曰如
家政何曰吾妻有舊政可遵不足憂也

惟完舉一男子夫妻相携帆海來見先君取小方紙
書忠孝二字賜之命納其釐

烟盆不分主客曰烟酒主客當同之吾觀世之分之

者我必美於客高於客似倨對客呼我盆似疎我
則不忍為也

一生不戴頭巾不用剔牙籤不過妓院歌樓

食量有常限盛夏隆冬無出入

家常所用磁碗不用十錢以上之物

雖褻衣必整

惟完輩少時喜談俠者之事稱快輒警之曰任俠處
事快則快矣如不正道何且也今之俠多是無賴
之徒大之親戚不和小之恐喝劫人但赴人之急
臨事不避是可嘉也要不足錄焉

惟完在浪華攝錄之家寄聘惟完心欲辭之問之先君曰學者矜高相稱為達我常疾之爾以書生自處我一村賤民賤民之子有此事豈得不榮耶顧爾猶在國籍不可委質於人

一少年取妓為妻其母及母舅病之請先君曉諭遣出之先君為說之少年乃厲其聲色曰諾我能遣之但不得完璧耳先君哂曰善子能為之我觀子之弄刀耳少年沮喪遂遣之聞者駭嘆

京遊往反舟阻風數日不發人不堪悶或嘆吐其曠日或風評長年之巧拙先君恬然吟哦自若

東遊所經山川之美宮廟之制幽深雅淡有韻者必往尚恐有失奇僻怪異過而不問

每秋納稅之券下輒必拜之

惟完少時教課甚嚴於惟彊惟柔不復督責曰有惟完在我何教為

居常溫愿人為易與也或非義犯之則不肯受曰賴某把刀之腕雖老矣刀豈不入人腹耶聞者悚然天明三年癸卯五月孤惟完誌

教授局揭示

本藩學館學為程朱之學去歲乙巳抄冬有司更傳

命益遵奉之不得雜用異學不知者乃以學統於一
為固以雜用異學為博實是陋儒之見不達於出政
之道者爾夫學無所統一則雖有風勸養勵之勞徒
使學者貿貿焉東奔西走安得見達材成德之効耶
故學統一于上不雜用異學而後人人各得其歸焉
是德意之所注也學者其可不感戴手合志戮力以
宣布德意文學之任也蓋子弟習慣成性不獨係一
家之禍福乃理教之醇疵從之授書講學之微當謹
於其初也今也學則整然不得私出入然誘掖漸摩
不可不揣其資稟使其樂習而不倦無暇於外馳是

在教官教官或不曉事苛責嚴督遂使蒙士視學舍
如囹圄視師員如蛇蝎是非蒙士之罪也罪在教官
其或待之寬慢一無激勸曲從曠日取媚其父兄隨
意為言卒賊多少才質亦罪在教官

擬豐公檄朝鮮文

赫乎大邦正朔之令體元無隊逃矣西土歲時之貢
曠歲何疎星野既分溟渤爾劃萬里猶鄰伍也使節
踐約貢舩有期千秋其旦莫哉不庭不王有意而然
手不討不伐無咎而至此我聖天子熙皞之化天地
之仁何必來其不來之為豈敢格彼未格是務我職

任鼎鼎志在調羹檢古觀今無疎乎今日薄來厚往
豈異于往時竊惟頃朱明之威日熾不燔高麗之膝
一屈不伸舊盟可尋而寒鄰好可要及解非其罪也
蓋有所由雖孤禽遠逃之軼安奈擊鳥高攫之容易
東面則我武如此西顧則渠威如彼畏首畏尾身其
餘幾今愠彼貢獻之無繼怒於救援之可為君子之
所耻也地雖參商鬪侔同室爰整我旅將欲有行掃
殄妖氛在此一舉解重圍於談笑拔堅壘乎謀籌世
之所具瞻而我之所自得也以七年已教之民加一
朝未備之國掣長繩殪大兕豈不快乎投鼙卵振枯

槁未足喻耳或以為朶頤於旅葵攘臂乎嶠虎使我
已於不可已薄於不可薄皆我所不論請熟察焉檄
到申法令以前驅王師或恃其大海以為天塹天怒
之所觸神威之所振陽侯馮夷倒戈從征風師雨伯
執爻聽命

春水遺稿卷十終

春水遺稿卷十一
 藝藩 賴惟完千秋 著
 襄輯校
 文三 題跋十七首 書牘二首 頌一首 贊九首 銘五首
 書河伯潛樊禽賦後
 樊禽賦亡友河伯潛弱冠之作也當時佐賀侯好樊禽且將分之蓮池侯以同其好蓮池重臣聞而病之時伯潛作是賦二侯覽之即感悟悉放其所畜云伯潛設意儻直語則富麗不留縫罅蓋得諷諫之道者非邪伯潛成童蜚譽一世著述稱富有獨若是賦可

春水遺稿卷十一

藝藩 賴惟完千秋 著

男 襄輯校

文三 題跋十七首 書牘二首 頌一首 贊九首 銘五首

書河伯潛樊禽賦後

樊禽賦亡友河伯潛弱冠之作也當時佐賀侯好樊禽且將分之蓮池侯以同其好蓮池重臣聞而病之時伯潛作是賦二侯覽之即感悟悉放其所畜云伯潛設意儻直語則富麗不留縫罅蓋得諷諫之道者非邪伯潛成童蜚譽一世著述稱富有獨若是賦可

謂非空文哉余之於伯潛晚歲交密時或論學之純
駁亦莫逆於心嗚乎使伯潛學有所歸則文之有用
豈止於斯庚子十月

讀書錄抄跋

讀書錄抄一冊三百十四條故岡本大夫貞喬手書
以遺山田君俊正也尾跋數言曰學果何為脩身而
已脩身在居敬窮理程朱之教宜刻骨也人或笑以
為僻歟亦所不恤官暇讀讀書錄有所感發乃手抄
成冊時寶曆甲戌之歲也山田君為 世子傳後陞
大夫凶幾而逝今山田君俊為實為其嗣時十四歲

以任子侍時世子於東都母小島氏以母範聞君既
長取其書而授之亦以其父執之書也吾聞岡本大
夫氣宇宏朗政多嘉績而其為學志趣如此其確又
聞山田大夫溫柔如婦女子而正言讜論多所獻替
蓋二大夫風標如彼其異而其趨則一授受其書之
旨可知也君亦為今 世子崧高公之傳追想二大
夫之事崇奉其遺教因謄其書誦而弗措將以獻之
世子惟完叨侍講讀與君親暱因其請以記巔末
嗚乎二大夫墓木已拱母氏亦逝逝者而有知豈不
怡然于地下耶繼述之美君其勉旃

計餘書萱草書卷首

古人黃牛峽詩三朝又三暮雙鬢已成絲叙其懊惱之情也吾人歲祗後東武山關水驛東下西上誰不浩歎耶倘能得如此快活之書於復輿上繙閱以過欣然會心化歎為笑名曰萱草實不誣也

蓋二題古賀家藏雲鳥詞翰後

余請諸子於山王池館觀荷前夕古賀博士專价齋致雲鳥詞翰蓋康熙間諸名人書跡其家珍也其言曰明日諸子集會將相眎請之題跋子幸贊成焉余諾之因竊謂是尤物不為之所移者幾希一披此卷

諸子聚觀而不能厝興趣為之索然明日言此意於博士博士曰然視詩已成者輒出眎因請題語耳已而南畝詩成因命童子出而眎之展覽未了更把碧筒為象鼻飲不已詞翰自兩端卷在一隅童子有才者恐有酒暈燭淚汗之卷而懷之終宴無有言及者既而宴散博士臨歸謂余云彼卷屬子子為題數語博士獨不忘又不為嗔也余携歸展觀數回益識其尤物歲次庚申秋初賴某書于霞關邸舍

今撰題松島圖後

距今二十余年余從家嚴為松島之遊其泛洲嶼之間

篙手為余指點舍舟鹽竈旁探勝區導者又為指點
今對斯圖恍然興發不能自已當日篙手導者之言
土音嗥噪詰應數四竟不能了者展閱輒皆了然文
晁之妙于造圖使人得斯一快文晁一家風流好事
乃翁嗜詩好山水文晁躬往其地圖而樂之乃與乃
翁游又與弟妹品賞愛玩則又與諸眷游今又梓而
廣其傳則亦能使世之好事者得游焉余亦因以得
為再遊想豈不欣荷哉

出而和之

右藤井氏所藏烏丸藤公和歌為其在江戸時所作

書法疎宕無輕艷柔媚之態猶其人也蓋寬永年間
應十國軍章疎太文其體入會本也
幕府之招待遇備至而高簡之度自若也使侘人當
此則得不為江大膳乎余又嘗得觀公與小笠原家
臣某論島原事宜書議論明切度越時議遠甚其以
所謂古今傳授詣細川玄旨于田邊城者雖倚
天使之重而以衣纓之身赴矢石之場蓋朝廷掄其
人也顧韜鈴之畧亦江帥傳兵源鎮守之匹歟由是
觀之公之於詞翰其緒餘也耳無輕艷柔媚之態何
足言哉藤井氏子孫其實重之乙丑正月

余在浪華文墨之交不乏其人詩社號混沌片山孝
秩猷号北海先生衆推爲盟主北海常誦其師守士
新言曰遊必可文遊而不文不如無遊故其相會集
輒必賦詩其詩晴雨寒暄人事曲折寫實爲主又必
力腹稿是爲北海家法是時北海齒未滿五十田子
明章合麗王離兩人齒亦與北海伯仲木世肅孔恭
篠安道應道岡公翼元鳳左子岳鳳葛子琴張未滿
四十岡君章豹次之其餘數人余尤少年僅二十餘
歲河伯潛子龍鍋島邸吏也自京移住固爲戲職而

愛客暇輒呼招我社一日謂客曰會集有詩久矣請
詠史如何僉曰可子琴獨言僕於國史不辨菽麥惟
知七物之爲辨慶捕熊之爲公時而楠之爲楠足利
之爲足利懵乎无知也會集之詩陳陳相依何不可
之有余亦曰善如子琴之言也伯潛曰詳於西土而
畧於本朝人人皆是周爰諮諏得其要領而已何必
苦思角伎之爲乃分題各賦其得一題互相問應粗
得其本末而後始命意子琴仍談笑戲謔腹稿已成
援毫揮洒必使人驚嘆是時大日本史未傳播人間
觀者極罕無所取正隱岐子遠秀明能通野史裨官

衆皆待其來質焉子遠善病不得數會為恨詠史之

會一時艷稱因傳其警句至以其題而稱其人若稱

公翼為西行法師跡留揚柳路傍水稱伯潛為俊寬

丘壑豈藏規畫地稱子明為小松內府捕蛇朝下還

廟堂不屬寂虛人稱子琴為源典廐文公駢脅便逢害自此厥后

愈出愈奇不可枚舉而子琴自謂其作一場耳聞不

足為詩是以深藏不出一二為人所誦每以為愧蓋

為此舉者伯潛而余與子明贊成之不募而得數十

首余歸藩後書肆上梓蓋舊友之家偶集錄以存者

耳其書有南紀祇園尚濂序子琴嘗慕尚老祇園因

與尚濂善曩錄十數首請批尚濂嘉其雅舉題其首

簡而還之是時伯潛沒時年三十七其後稍稍下世

今存于世者南阿有岡君章其在浪華有一條安道

而已今茲安道七十餘寄詩云論文舊社稱多士屈

指今時有幾人安道云獨有千秋善言之他人不能

言焉以不知其境也安道亦能知我哉余亦老矣回

顧往昔蓋三十餘年矣間者傾書簾得詠史稿十餘

紙偶然而存因裱背為帖為紀其事以附其末

趙老畫卷跋

余在浪華與趙翁周旋非一日也以故其書及畫不

求而獲者不爲不多而翁之於畫實爲戲墨而神韻
超拔使人一見爽然亦非畫家所及也余則展玩之
輒憶當日光景如此十數頁各有所記或某宅樹下
席地而作或某氏別業坐雨而作賞花于櫻祠賞雪
于浮瀨其它村居野寺歌館遊舫醉後之戲也或飲
某家歸路深更過余僑居乃援筆視草草作圖曰一
燈炯炯兀坐隱梧此可以慰也事態歷歷尚在目睫
焉古人云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豈不信然翁後徙界
府開園而居焉亡幾病痿痺不能起行者數年稍愈
尋又起行爾後惡酒不能勺飲蓋病酒毒也自此書

法益出奇而不復作畫余曰先生之書不藉酒而奇
正活變不可端倪其天縱之也若其畫則酒之神其
筆乎抑筆之吮其酒也翁咲而不答翁頭後爲髻同
道士衣服如常人腰不佩刀劍蕭然一野人也而氣
宇傲兀音吐沈靜不猥交遊及其乘輿拉門人而往
則酒樓茶肆一無所擇乃至拇陣競起女奴雜沓歌
吹嘔啞翁驩甚狂呼放言旁若無人往往至潦倒不
辨人事門人苦之余爾時年十八九心竊憂之乘間
諷之則曰碌碌之徒厭其如彼而不來亦好不厭而
來益好於我無加損適足以卜其信否耳千秋莫復

勞念翁善談論其言曰六十六州吾足跡及其五十
又七而不及者九而已翁諳文武典故至人事家常
之細無不通貫每朝先奴婢而起手自烘灶其於薪
水用意極密屋後開圃栽瓜蔬皆自經理因談經世
之畧亦其一戲也翁酒茶談笑之際一言有忤必以
所謂武門故實而責之不服不措而人爭以不失其
歡心為務而其風聲氣韻實高一世余已二十餘歲
所到隨從扶持惟謹翁乃朋友視之曰醉漢不填溝
壑千秋之力是賴余亦自謂以一村氓始遊大都不
為都人士所習淝一切世味毫不瀆我者實其薰陶

之益也余歸官本藩睽離數歲而翁遂逝矣距今十
餘年矣世寶重其書畫真贋並售所藏若余之多者
幾人人皆識余與翁交善遠寄求鑒至其法書帖無
名款者以余數言取信余時抵江戶亦如之余曩傾
舊書籠其書畫大小數十幅乃彙其類為橫披數卷
其巨幅及豎者不與焉今又裝其畫卷時自展玩以
自娛余今老矣追想往時實難為情因記其交遊之
槩以附其後文化二年乙丑春日

趙翁扁字跋

右趙翁扁字若于面其結撰可度位置可則而其高

邁瀟洒足以見其爲超世異人也余嘗謂此方書畫
畫優書者萬萬若探幽尚信之於畫書家有能抗之
者乎故雖俗子識書之不能勝畫而不貴重之也正
德享保間廣澤藤知慎以書學名其書亦學古人尚
論前賢欲一洗陋習而未能脫洒及至吾趙翁者出
超乘而上視諸前古莫可與比但世人陋習未除弗
知其可貴也友人田士德云吾趙翁書可與趙承旨
祝京兆並鑣而馳若董太史諸人則瞠其後矣蓋非
過論也

書梅厓書畫帖後

浪華筱氏之子寄梅厓詩畫帖請余題字余識梅厓
非一日也渠初從陶齋趙翁游翁屢赴長島侯招時
爲一隨跟因蒙侯知遂爲委質後經十數年訪余江
戶霞關邸舍衣服鮮明僕從嚴飾意氣揚揚之人也
而音吐快活時襍詼謔猶其舊時又經八九年余東
行之次入京賞花嵐山遇皆川伯恭於水汜伯恭捉
余上船伶人四五輩在焉奏樂下上於大堰川時見
有客携一婦一兒傾壺就淺沙視之則梅厓也婦其
妻也兒其子也呼而上舟梅厓曰別後位祿並進至
掌郡治今春始得乞骸歸老浪華今便道過此也語

益快活詼謔更甚使妻兒行酒罄歡而別是帖蓋其
歸老後作也書畫皆影趙翁者觀南畝跋語蓋既為
異物矣余披對是帖如遇舊朋而悲感係之彼郎少
壯何知老懷文化丙寅暢月十二日春水老人題

書米書少年帖後

右米海岳草書少年上人帖刻板在江戶邸吉川子
玉家子玉一日出遊北郊路過一骨董舖此刻板在
敗器敝筐之間以數百青銅購獲之舖主之意似不
辨是何物云其刻甚粗而神韻未亡有勝他刻者子
玉使人搨之千里寄余因併記其所獲其翌年江戶

邸罹災子玉曹舍亦不免此板已為灰燼矣丙寅秋
七月裝了遂書

金剛經摹本跋

趙吳興楷字墨本獨稱金剛經為第一而鮮有見之
者滕廣澤觀鶩百談詳記其事亦以未得見為憾余
嘗寓浪華友人田士德厚價購之陶齋趙翁請而摹
之遺余一本乃裱背為帖愛玩不釋手趙翁自為絲
欄擇筆臨摹極力亦余之所目擊也後借之士德明
和末年大饑浪華小民數處烏合闖入豪富家士德
家亦與焉書畫器玩玉石俱碎而摹本亦不免嘆惜

之餘就收其殘敗稍得完全者數帋復修之以玩嘗
授弟千齡臨學之今茲辛未之冬賜告展省留千齡
家偶見諸札案間愴然者久之距今殆四十年趙翁
士德皆爲異物而此書雖曾經災厄依然存在咄千
齡益寶愛之勿輕借與諸人

題朱舜水碑本後

朱舜水碑在水戶瑞龍山藩侯歷代塋域所在義公
尊信之餘葬之於此云是以人往搨之爲甚難矣今
余獲之不啻拱璧碑本高不盈三尺橫尺餘厚六寸
許題額義公書明徵士子朱子墓文爲安澹泊之筆

八百餘言楷法可敬蓋其石質縝密刻亦極精但其
右行成文獨爲可異因按舜水談綺墳條曰立碑於
墳前述其行實刻於左方轉及後與右而周焉疑其
左右自墓言之乎將自拜者言之乎以此碑按之似
自墓言之也水府右文之邦名稱事物其所素講安
得容啄焉耶按澹泊序談綺云某逮事先生之門未
屆成童蓋談綺其先友之所裒未必係親受者右行
成文不可爲定論也近閱西湖志云磨崖諸刻間有
右行字亡有左行字蓋左行其常也私錄存疑以俟
明者

精里詩跋

古人詩云四方傳訃如兵迫蓋言其朋舊齒在伯仲之間者而夭折不與也余於此有感焉備中岡兄弟阿州岡君章連綿下世二洲龍渚少余一二歲筱安道長余數歲訃音皆至其它所知無文無望而沒者亦有之獨精里雪下松柏時手錄其近什數十首千里見寄示此卷首所在菊池某亦以去秋而沒是屬夭折玉碎可惜余幸保殘喘時卷舒朋舊詩卷乃有無窮之樂又有無窮之感焉噫

古賀淳風復原樓三十絕跋

古賀博士復原樓三十詩景境曲盡情況可想詩亦一家本色不追時好不知者謂博士動用生語以擎天下之牙殊不知博士腹笥便便文字富有臨事傾寫無所不屆所謂惠多者也

佛足石搨本跋

佛足石搨本好古之士爭購獲之甚夥浪華木世肅托木官藏謀摸刻官藏江戶人工雕刻勢州韓大年喜摸刻古墨帖而難其人乃以官藏為最官藏病懶佛足石僅刻十數字而廢後歸江戶不知其所終是事距今四十年許今世所傳摹刻果世肅之所謀乎

官藏後更倩誰續成世肅亦逝不可復問也蓋佛足跡石面所載和歌每首多一句別體也去春余遊浪華問履軒幽人幽人示扶桑木硯自題和歌一首多一句曰言是佛足石體也古歌集抄碑面和歌削末予欲倡之鮮有和者因屢誦之琅琅曰有此好下物千秋盍傾吾壺勸而不已幽人時八十又二精爽不衰謔浪如故真奇士也文化甲戌秋日春水叟題

田士德書跋

田士德名政書齋扁抱真爲人雅淡能書多藏古書

畫有鑒識云獨敬愛陶齋趙翁以其書爲在明人上余弱冠遊浪華始見諸趙翁坐一言相許遊寓之間其交益密余在浪華交道頗廣稔知豪賈一種風習銅臭橫發言容不恭甚可厭惡也士德亦在其列而洒洒落落毫無其習宛然一介書生也余歸官于國之後士德得疾遂不起年不滿五十多子不育僅有一女子養西山氏之子配之無子義子亦尋沒一孤女子然守家遠寄此帖請余一言蓋知重父手澤又知余爲父執寔士德之子也哉余去浪華三十餘年不詳其風習如故也否多少富兒有若士德洒落者

春水遺稿卷十一
耶有若士德能書者耶雖然士德書未免流麗較之
其人人高於書幾等噫吾乃今而後知若士德者不
可多得也乙亥人日

寒泉海門和歌卷跋

余平生四方翰墨之交多矣而旁善和歌和文者厯
厯數人而已備中西山士雅江戶岡田寒泉薩摩赤
崎彥禮為最伊豫尾藤志尹浪華山口正懋京師若
槻士寅或信口成章要之非士雅輩三士之列也寒
泉贈余燧說非透徹理義者不能言也彥禮送別和
歌足見其從容不迫之度而士雅松蔭日記跋呵責

不假氣象凜凜亦可敬也併取表背成卷藏于家士
雅已沒二十年許彥禮亦尋沒寒泉尚存八十許衰
憊已甚云文化十三年丙子正月春水病叟

與栗山先生書

不奉震艮一旬昨邂逅辛島伯藝曰疇昔遇先生于
塗立談懇懇時風埃撲面且濫聽不得詳尊喻又不
得窮詰大意先生及令嗣皆有微恙今已復常也恭
慶恭慶承命岡生嚴島圖卒業貢諸左右雖不足供
雅玩亦足以按其地形或為課間一適耳幸賜收入
畫者亦與有榮焉未下名款待教而落之倉善卿責

赤壁研山之題先生長篇岩老次韻盡之矣僕復何
言善卿落落無細娛而求之不已因得一詩亦爲集
字集字古人有之實出一時之戲再斯可矣乃至三
四可厭之甚唯不過教善卿莞耳此事出於先生因
錄上請裁至煩大斧則不敢也

又

陰雨不歇使人心神不佳未審先生何狀想後庭桂
花無恙賓客門生品題極多耳栗化石鄙製改書以
往幸賜一閱更奉尊削爲惠四時樂圖跋不日寫呈
再昨淳風氏招飲歛曲傾注爲近日一快事令息嚴

臨執禮尤卑惟完輩詩酒興發故態百出不知令郎
以爲何如必當腹非慚愧慚愧精里矜莊如故時出
冷語亦未免故態也已八月望

附栗山先生答書

邦彥拜啓忽接來教連陰伏承清適頗慰馳仰頌
栗化石盛作奇韻奇語頓使人目明耳聰一塊頑
石更生一段光華榮感榮感四時樂跋語日期久
近非所必也醉玩之餘興漫賜一言爲榮矣弊園
桂花比常年殊覺馥烈今宵三五姮娥那厮類未
有相顧之意奈何奈何幸蒙仁兄記存花之爲榮

春水遺稿卷一
一五
敢奉一枝代樹神以布謝幸下一韻以終惠則如
何頃日淳風坐豚兒辱蒙收教但以鈍頑僭占坐
隅想或突兀衝敗高興悚息悚息獨幸蒙不鄙頻
頻薰沐高風庶幾乎或點鐵成金矣彥之拜賜何
啻邱山承淳風矜莊坐間時出冷語可畏可畏但
取以爲下物亦不妨也其於淳風亦應不甚忤也
一笑一笑餘俟面既匆匆覆上伏惟清亮邦彥拜
啓八月望豚兒允常同此拜彥又白

撰甲頌

頌 世子崧高公也 公甫十又三歲始戎裝以示

可用也令月吉辰禮衣戎衣思皇 國冑凜凜風威
止戈爲武七德有輝武備不虞文熙不朽允武允文
十世 又世守宜膺天祿以保天壽歲乙巳二月伴讀
臣賴惟完拜手敬撰

管公贊

其業不竟其心不昧屈者一時伸者千載海內廟祀
神無不在

朱子贊

卑之訓詁高之佛老羸焚呂降各道其所好堯舜之
道否塞孔孟之學幾熄天之未喪斯文也周子發微

程張績美而成乎子朱子其繼往聖有經傳之已脩
其告來者有統緒之可由微子朱子誰覺後覺小大
立教萬代古學

諸葛武侯贊

三顧乃起以統之正分辨正閏在公維明何其悖矣
涑水之鑒系統典午千古之憾不亦善乎紫陽之綱
稱帝昭烈公德有光

又
為堂堂之陣者其惟武侯乎為堂堂之政者其惟武
侯乎出將入相天下為憂天不假之年其業終于一

蜀人不究其所嚮徒謂與操權為鼎足噫嘻志貫日
月氣凜風霜天地萬古大義不亡也則侯亦未亡

張子房贊

視之燕荆卿博浪沙之椎名正義明較之魯仲連赤
松子之遊跡高功全

題蘓長公像

蘓長公之文雄于古今譬之水萬里狂瀾鱷咆馬走
見者落膽忽細波不起一碧如拭變化萬出殆不可
端倪也論者稱為仙才極善若使公得志不知其如
何或者評公為未敗露之王安石抑末也果使公居

大位臨大節處大事何啻其仙于文如彼或恐使天下仙亦公之伎倆未足為也
其善大黑神贊
降福有分祈神何求求之不已神必汝尤惟此一槌
槌碎貪夫汙吏之頭

山崎闇齋像贊

於乎先生天資英邁學識高明前後無之與京而其為之徒者持守有餘而從容之氣或不足人以病乎先生而弗累乎伊洛苟其弗累則先生亦不可病也迺其英邁高明距今二百歲凜乎見其精采

畫虎贊

繡稱文士虓稱猛士允文允武於菟駢美畫而類狗我為爾耻

天青閣銘 并序

文化二年與樂園成園西偏有閣 公時往觀焉嘗取於唐人潮來天地青句名天青授簡臣惟完為銘銘曰

悠悠昊天萬古青蒼洋洋潮水其來有常上下照映
瑩然生光伊閣臨之萬頃一碧吾
公之量淵淵不測吾 公之德生生不息臣 主多

春水遺稿卷十一
暇式燕且喜明良之遇無所不理其理益通其德益明爰頌爰禱監斯天青

傳正公新廟水盤燈籠銘

無小無大從吾 烈祖創造戮力備嘗艱苦慶長辛亥曾棄群臣文化庚午方二百春維其小大子孫繩繩同受福祿不翅雲仍豈曰為報胥謀命工湛湛水盤晃晃燈籠並奉以獻奕奕之傍之水之燈永照無疆

風律翁故居銘

聞其詠誦其言人以為偉丈夫也而觀之則李之短

桑之半孰不胡盧惟其如斗之膽過軀之智寤其偉乎多賀之亭存其勝趣弗剪弗拜半園草樹吟社有約詞流是護

杖銘為岳翁

行遠登高仗而質直持危扶顛大哉其職

定齋銘為加藤三平

澄然無事定主於敬有時手動有時手靜靜虛動直有所素定涵之泳之不送不迎與時行止得不光明

靈松硯匣銘

櫻井士良鄉有古松人呼靈松用其枯株而作焉銘用隱語

三口一巫零雨其濛登瀛之士同升諸公

三石一巫翠爾其家登藏文士同代語公

靈然無可說

其林林而於於用韻

言微者宜斷文初文不致不致與朝計五斷不致

靈務無事安主式博官初平懷官初平懷

安靈論為賦類三平

靈登高外而質直其於賦類九始其類

靈林論為母能

靈歸為長難

平交賢文專其類賦類與半園其類

春水遺稿卷十一終其賦類半文類賦類

跋

先君子遺稿係手書者協謹藏之家一紙不散更謀所以不朽之故有此舉協與讎校之後憶協髫年殊蒙先君愛育至謂佗人定衾枕不如協為之安適故平日未嘗離側每出游必隨嘗賜告浴有馬溫泉歷遊京坂亦見提携侍轎執杖看花聽鳥情景歷歷在目過楠公祠堂平武州墓顧示於協未嘗不諄復乎忠孝之訓也凡集內詩往往發於愛君敬祖之意至晚歲所作皆協所親聞見如家祭詩亦嘗助奠觀其哀敬形顏面今尚懷然因又憶先君卒之明年春

公在東進階使臣來告闔國抃慶協深恨先君之所
期望焉而不及知也私告之家廟退作詩曰使命歸
來改曆辰群臣拜慶與年新

黃麻遙遞櫻門夕平紫綬高輝霞邸春

蓮府寵光知德孚黎民瞻仰見仁純家尊若在歡欣甚
先入祠堂告我神詩固不足言然協雖童駉稔知先
君在時之意其遇合之殷感激之誠有侘人不及知
者即至若此集之成亦實出於公之意使先君有知豈不感泣地下協也不才爾來
已十歲齡垂壯立學無寸進叨享俸祿不能效塵露

之報而猶得纔守父書不墮先業者豈非遺訓餘澤
所致也哉感愴之餘謹贅之集後以告後人云文致
戊子冬月不肖協敬題

